

首脑们 Leaders

王霄鹏 / 著



世界出版社

K817/23

:2

2007

首脑们

多姿多彩的权力哲学

王霄鹏 / 著

波兰总统的多彩与孤独





夫人尤兰塔·康蒂给了克瓦希涅夫斯基“许许多多的光亮”，总统承认：他的知名度的提高与她密不可分。

在多个场合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称夫人和女儿是他的第二办公室的秘书。

扬眉剑出鞘。

以变化剧烈著称的波兰政坛，1995年11月突然出现了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这样的年轻人问鼎总统宝座。结果不仅令反对派跌破眼镜，就连国际舆论也一片哗然。他如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最终险胜对手的？这位31岁就在政坛崭露头角、41岁到达权力顶峰的总统，究竟想把一个什么样的波兰带入新的世纪？

历史总是充满了不可知的变数。1990年初，当克瓦希涅夫斯基担任主席的波兰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时任总统瓦文萨预言：该党只能存在3个月。然而事与愿违，仅

仅过了5年，社民党非但未消失，还奇迹般地由在野党跻身执政党。

对年轻一代的波兰人来说，瓦文萨理所当然成为过去的象征；而富有聪明才智、能言善辩、懂得经济、衣着时髦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则标志着变革和未来。

事实上，克瓦希涅夫斯基堪称大器早成的典范。31岁当部长，41岁任总统，分别创造了波兰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长、最年轻的总统的纪录。人们往往由此断定他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的仕途一帆风顺，而恰恰是逆境造就了现今的克瓦希涅夫斯基。

一位著名政治家说过：“一位领袖人物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随波逐流，才能增长才干。”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开创一个新时代，逆境与苦难始终是不离不弃的伙伴，对克瓦希涅夫斯基而言也毫不例

外。政治上的逆境犹如华沙夏季的暴风雨，来无踪、去无影，裹挟着他、牵引着他。所幸，在千变万化的风云中，他一如既往地坚守固有的政治准则和颠扑不破的信念。

从他公开的履历中，有一点让我格外感兴趣，那就是他在逆境中求生存的本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身陷逆境，依然清醒地坚持走自己的路，将不可能的事情化解为可能，是克瓦希涅夫斯基最不同寻常的地方。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卧薪尝胆，以守为攻，凭借超人的胆识和勇气，一方面举起“民族和解”的大旗，反对全盘否定波兰建设成就，从而赢得普通民众的同情和好感。另一方面，又积极施展纵横捭阖之术，牵头组成了“民主左派联盟”。在非常时期，韬光养晦，大打团结牌，为他日后的攀升，做了极好的铺垫。

克瓦希涅夫斯基的明智还表现在他不愿纠缠历史，始终面向未来。他为了竞选总统在全国49个省中走了44个省、130个地方，行程2.2万公里，会见地方记者40多次，搞了100多次选民集会，参加集会的选民有时达数千人，总共见选民11万多人。竞选中，他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不站在左边，也不站在右边。他的口号是：“面向未来”。他主张和解，不搞“上层战争”。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人，最终走出低谷，走向巅峰，是必然的。

世界万物，真正的百分之百是不存在的。有人赞扬就有人贬损，对一位政治家尤其如此。国际舆论认为，今年45岁的克瓦希涅夫斯基是波兰最有天赋的政治家；他的对手认为，他是狡诈的机会主义者；在他的支持者眼里，他则是一位很善于促成共识的人物。克瓦希涅夫斯基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一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是务实派人物。”

不管人们怎么看，克瓦希涅夫斯基在波兰民众中的支持率逐年上升。当他亲口对我说“现在我们的支持率已经达到70%多”时，他的治国理念和实际效果已经显而易见。

以严谨务实而著称的克瓦希涅夫斯基执掌大

克瓦希涅夫斯基堪称大器早成的典范。31岁当部长，41岁任总统，分别创造了波兰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长，最年轻的总统的纪录。

从对他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克瓦希涅夫斯基逆境求生存的本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8月3日，波兰总统府发出了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定于8月16日在华沙会见王霄鹏的邀请。此时距离王的欧洲之旅只有5天。

当总统疾步如风地握住王的手时，一连用了4个非常——非常高兴、非常欢迎、非常重要、非常特别，来表达他对此会见的重视程度。

权后，到底要干什么，曾让许多人捉摸不定。而波兰最近几年的现实发展，足以证明波兰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波兰是欧洲中

部的一个地区性大国，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一个中心位置，因此，作为一个市场和一个投资场所，它比其他东欧邻国拥有更多的优势。在困难的初始阶段过去以后，今天它已成为欧洲的明星表演者。她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5—6个百分点，是欧洲最高的。

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或许，正是因为政绩颇佳，克瓦希涅夫斯基是带着充满张力与内涵的生动脸庞出现在我眼前的。

1999年8月3日，我正在贵阳公干。北京来电，波兰总统府发出了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定于1999年8月16日在华沙会见我的邀请。此时，离我即将于8月9日启程的欧洲之旅只有5天（除去双休日，有效工作日只有3天）。突如其来的邀请，打乱了我的出访计划。

经过短暂的准备，8月14日，我们一行由赫尔辛基飞抵华沙。16日上午10时，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陈棣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总统府一楼的会见厅。这是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建筑，原为波兰部长会议办公楼。1989年，波兰著名的“圆桌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当时，克瓦希涅夫斯基代表执政当局参加了会议，并且是工会多元化小组的两主席之一。这里作为总统府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

总统的会见厅又叫白厅。透过落地的长窗，可以看到窗外绿色葱葱的草坪和几尊人物雕像，屋子的墙和天花板都是白色的，屋子的一角，是一张椭圆形的长桌，白底金边，桌上是一盆艳丽多姿的鲜花，在洒进屋内的阳光下灿烂怒放。

总统府的新闻官告诉我们，总统公务繁忙，在会见我们之前，已经有了四场活动。在会见我们之后，还要出席别的活动。她并赞扬，《中华英才》是一本十分重要的刊物，非常漂亮。

10时05分，克瓦希涅夫斯基出现在会见厅。他中等身材，疾步如风，有一张显得生气勃勃的笑脸。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非常高兴、非常欢迎大家到华沙来。当然，我也欢迎大使先生。我们的会见时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两国建交50周年马上就要到了，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就要迎来建国50周年。所以，今天的会见意义非常特别。”

“非常高兴、非常欢迎”，“非常重要”、“非常特别”，克瓦希涅夫斯基的一连4个“非常”，非同小可地将他对此会见的重视程度表现了出来。他声音洪亮，音速快捷，一如他的行动风格。

王霄鹏：总统阁下是我见过的世界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地区大国，波兰及总统阁下本人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东方也倍受瞩目。今年是中波建交50周年，总统阁下能否首先对中波建交以来的关系作一概括和展望？

克瓦希涅夫斯基：波中建交以来的50年是充满事件的50年。在世界范围内，在两国国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发生了许多事件。今天的波兰已经不同于10年前的波兰，而今天的中国与10年前甚至

几年前的中国也不一样。尽管这50年间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有一点非常重要，波中两国的关系一直非常友好地持续着，没有任何冲突、争执、误会。两国关系的特征就是以互相友好、互相尊重为基础。两国间的政治接触不断，非常荣幸，我曾两次正式访问过中

孤独是一种氛围，是一种态势。孤独像波兰最伟大的音乐家肖邦的夜曲，在激越中低回，在失落中亢奋。敢于承受孤独的人，心里一定有荡气回肠的乐章。

在王霄鹏会见过的世界政要中，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是第一个承认有孤独感的人。高处不胜寒。他对孤独的理解，感受非身历其境，绝难体会。他在退出权力背后的孤独和内心世界的同时，也强调责任与义务，这使王对他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令王霄鹏感到意外的是，当天晚些时候，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委托总统府官员特意送来了刻有总统府形象的水晶花瓶。精美的包装袋上贴着精致的名片封，里面装着总统的名片。中国大使馆的官员说，这是不常见的礼遇。左1为中国驻波兰大使陈穗。



来。令我们高兴的是，近年来两国经贸额不断增长，但是尚未达到令双方满意的程度。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有不少高等院校教授波兰语，培养了许多波兰语翻译家，为介绍波兰文学作出了贡献。这一切都说明，这50年我们没有白白浪费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50年

来所发展起来的友好关系发扬光大，同时探索新思路、新方式，把两国关系推向新的起点。

王霄鹏：今年9月将在中国上海举办《财富》论坛。总统先生能否成行？另外，您对会议寄予什么希望？

克瓦希涅夫斯基：我已经收到了邀请，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成行。但最终是否能去，还将取决于9月份波兰国内形势的发展。9月份，波兰将讨论预算法和税制改革法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和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届时能否去中国出席论坛。只要有可能，我一定争取成行，这样也能证明波兰对中国及亚洲的重视程度。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及亚洲是21世纪创造世界文明的中心。实在脱不开身，我也将派一个代表去。此次上海论坛为各国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思想，共同前瞻未来的机会，而国家之间成功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互相了解。

（克瓦希涅夫斯基将国家之间成功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归结于“互相

了解”、为“互相了解”，他甚至在就任总统的头4个月内，就穿梭性地出访了11次。)

王霄鹏：1995年，阁下在竞选时提出了“共同的波兰”的目标。4年来，这一目标实施的进展如何？

克瓦希涅夫斯基：应该说这一目标实施顺利。1995年我们的支持率只有52%，而据刚刚公布的民意测验结果，现在我们的支持率已经达到70%多，我们还将继续努力以消除波兰人之间的隔阂，但是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波兰社会已经分裂为两部分，许多人的想法并不一样。首先，是历史性的分裂，现今的波兰人中，有一部分人是在1989年前的政府工作的，而另一部分当时则是反对派。这种分裂是比较深的，而且将在今后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波兰的民主建设进展不错，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分裂，缓和了社会矛盾。此外，还存在着新的分裂。波兰10年前开始搞市场经济，这样在经济领域内出现了贫富悬殊的分裂，改革使得大多数人受益，但是一部分人在改革后生活水平却下降了，我的任务就是消除波兰社会的分裂，减少社会矛盾。第三类分裂就是地区差异，有些地区经济较发达，投资较多，失业率低，而有些地区则比较穷，失业率高。

我们必须减少地区差别，加强地区政策，减少失业，扩大招商力度，吸引外国投资者，以增加就业人数。由上可见，实现我当年所提出的建设“共同的波兰”目标并不容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我任职的这几年当中，我使波兰实现了广泛的民族妥协。我的目标是让波兰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下去。例如在建立民主体制方面就体现了广泛的社会妥协和认同。在建设市场经济方面也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另外，在波兰加入北约问题上，全社会也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在加入欧盟方面，波兰社会上下也取得广泛一致。在大部分波兰人民当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看重中国

波兰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1999年12月23日在从华沙发给王霄鹏的信中表示，“我深信，波中关系在21世纪里将进入相互合作更高的阶段”。





王霄鹏与总统
身边的礼宾官。

的地位和巨大作用，这也是取得广泛一致的。

“共同的波兰”是克瓦希涅夫斯基的竞选口号，也是他担任总统后的座右铭。“当超越党派的总统，致力于实现民族和解”是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任期的根本宗旨。他希望他的出现意味着一段漫长历史纠葛的终结。然而，面对成分异常复杂的各种党

派，左派与右派的分庭抗礼是不变的风景。要建设一个“共同的波兰”任务十分艰巨。克瓦希涅夫斯基渴望权力，但更重要的是，他确信登上高位可以比别人干得更好。）

王霄鹏：作为波兰跨世纪的总统，阁下在任期内希望给波兰人民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形象，希望给波兰带来什么样的自豪感和安全感？

克瓦希涅夫斯基：我为我能在波兰社会大转折时期担任总统感到非常自豪和光荣，同时我也感到责任重大。因此，我感到满足。担任波兰总统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伟大的机遇。作为波兰总统，我将努力掀去波兰历史上悲惨的一页，开创波兰的新篇章，就是让人民生活富裕、安定、安全。在本世纪之初，波兰尚沦于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



王霄鹏在办公室会见波兰驻中国大使兹·古拉尔奈克。



士三国的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波兰领土成为许多重大战役的疆场，后来波兰获得了独立，但是这一独立非常短暂，只有2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首先在波兰爆发，战争给波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成百万的波兰人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希特勒德国更是在波兰进行了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二战结束后，一些大国在波茨坦和雅尔塔会议上决定了波兰的命运，而这一决定却并未征求波兰人民的意见，从此波兰便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只有到了1989年之后，波兰才独立自主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之所以要回顾历史，原因就是20世纪对波兰而言，是悲惨的世纪，是动荡的世纪。波兰目击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华沙在战争中几乎遭到彻底毁灭，今天你们所看到的许多建筑物、宫殿都是在战后重建的。著名的古城广场其实远比世界上的其他广场要年轻得多，因为它也是在战后依照原貌重建的。今天，当我担任波兰总统时，波兰的安全已经有了保障，波兰与所有邻国，包括两个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和德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今天，波兰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上都堪称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虽然波兰的民主开始不久，但是已经非常成熟。波兰又是一个年轻的国家，18岁以下的人口比例比较高。波兰总统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位，但是这个职位为我带来许多满足感。至于我要给波兰带来什么，那就是一个安全的波兰，一个发展的波兰，一个日益适应竞争的波兰。波兰希望与邻国，包括中东欧相安无事。我还希望波兰能够充分给青年人以机遇，给

中国驻波兰大使陈棣在读了这篇文章后特意致函王霄鹏指出，“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您对波兰情况相当了解，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也非常透彻。此文不仅脉络清晰、内容丰富翔实、背景材料恰到好处，而且读起来给人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我相信，借助此文，中国读者可以更深入、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本人以及波兰社会和波兰人民。再次感谢您和《中华英才》半月刊为发展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的贡献”。图为陈棣大使与王霄鹏等合影于波兰总统府门前。



有人说，华沙就是一座纪念碑。在华沙，无论是街边，路口，公园还是广场，到处都矗立着纪念碑，纪念塑像。历史，以各种材质，各种姿势呐喊着，呻吟着，警示着。历史上，波兰曾经多次分裂重整，也有过被英法等西方大国愚弄和出卖的历史。如果不了解波兰的过去，就很难理解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讲话中的深刻含义。

青年人创造很好的受教育和平等竞争的环境。

王霄鹏：总统阁下刚才提到了波兰经济走势。请问您能否概要介绍一下波兰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克瓦希涅夫斯基：我们是欧洲发展较快的国家，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并非如此。所以我们对亚洲的高速度有点嫉妒。第一个原因，1990年波兰进行了三个实质性的改革，当时改革在短短时间内就得以完成，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即民主改革，以保障公民有发表自己见解的完全的自由。第二个是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即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兹罗提实现了开

放，与世界货币实现自由兑换。企业规模无论大小，其发展都不受限制。价格也放开了，如燃料的价格都做到了市场化。另外，波兰的市场实现了对外开放。一些经济辅助工具，如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以及税收体制的建设都取得了一定成就。198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已经产生了效果，尽管在改革之初，举步维艰，受欢迎程度很低。第三步重大改革相对开始较晚，这就是1990年春开始的国家权力下放，成立地方自治机构。通过自治改革，一些城市、县乡政府可以在资金上自主决定，税收也可以提留一部分，也可自主邀请国外投资者。简而言之，90年代开始的三大改革——民主、市场和权力下放已经见到了成效。

许多人认为，波兰作为东欧最大的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可能性最大。近10年来波兰政坛数度出现戏剧性变化，但波兰的经济建设一直持续增长。即使去年遇到了一些困难，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4.8%，高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从美国到韩国的大批投资者蜂拥而来。

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暴露，波兰私有化进程尽管基本结束，但是再私有化的启动资金难以落实。政府承诺的养老金、保险金、教育及医疗改革也由于缺乏资金而迟迟不能全面启动。外资引进方面，尽管波兰10年来共吸收外资300亿美元，居中东欧国家之首，但是外资主要集中在消费类行业，不仅很少涉及高新

科技领域，而且对波兰原有的行业优势产生了冲击。尤其是改革过程中，农民、矿工等阶层感到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纷纷举行抗议、游行、罢工等示威活动。就在我们访问期间，在一起农民举行的示威活动中发生了流血冲突。

根据波兰法律，总统主要负责国家的内外安全，具体的经济政策则由政府制定、实施。因此，对于波兰的经济状况，总统的作用更像是一个评论员和监督者。有趣的是，对于波兰经济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克瓦希涅夫斯基没有抱怨，没有批评，甚至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让人为他的平衡原则而感慨。近几年，尽管克瓦希涅夫斯基在波兰成功加入北约、进入欧盟东扩第一批候选国名单、提高波兰国际地位方面居功至伟，但是他急剧上升的人气也是与右派政党的分化、政府的频频失误及他在左、中、右各大政党联盟之间的斡旋艺术密不可分。由于宪法规定总统不得具有党派属性，在当选总统后不久，克瓦希涅夫斯基就退出了社民党。因此，在右派组成的团选联、中间派组成的自由联盟和左派组成的民左联之间，总统既游离之外，又穿梭其间，既有施压，又有安抚。

与这样一位年轻、智慧，充满活力的总统交流并不困难。谈话的



华沙到处都是风景。





坐落在华沙的一棵巨大圣诞树举行开灯仪式。这棵圣诞树高72米，共使用了180吨钢材，200万盏灯泡，其中最大的灯泡直径1.5米，装饰的彩带长18公里。

大多数时间，他保持着一种平静与安详，只有在他谈到人生、哲学等他感兴趣的内容时，才不断变换姿势，并不时发出毫无顾忌的笑声。或许，由于他曾是我的同行，我们很快找到一种共鸣。一种通过语言、眼神就能沟通灵魂的共鸣。他待人和蔼，体贴周到，在我们结束谈话时，双方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他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华沙？”“明天一早。”听了我的回答，他的表情显得有些遗憾。在与我握手告别后，他准备离开会见大厅，此时，他发现我的助手们还在摄像、拍照，便又主动走到他们面前，一一握手致谢。更令我意外的是，当天晚些时候，总统府的工作人员受总统之托，特意为我送来了礼物：一个印有总统府形象的水晶花瓶，精美的包装袋上放着精致的名片封，里面装着总统的名片。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告诉我，这是不常见的礼遇。我的助手也收到了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王霄鹏：刚才，我听到您的年轻漂亮的新闻主任说，您在会见我之前已出席了四场活动……

（众笑。克瓦希涅夫斯基兴高采烈地对新闻主任说：“是这样的吗？”新闻主任则说：“我不漂亮……”）

王霄鹏：在华沙我听到有人在议论总统，他们说您年富力强，富有远见。更有人称阁下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雄狮（众笑）。

克瓦希涅夫斯基：可能是有点吧（众大笑）。我经常对自己、同事、家人、全体波兰同胞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每个波兰人都应像一头狮子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为建设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工作。波兰人

民，特别是年轻人也都理解这一点，即我们必须不遗余力、不知疲倦地为这个国家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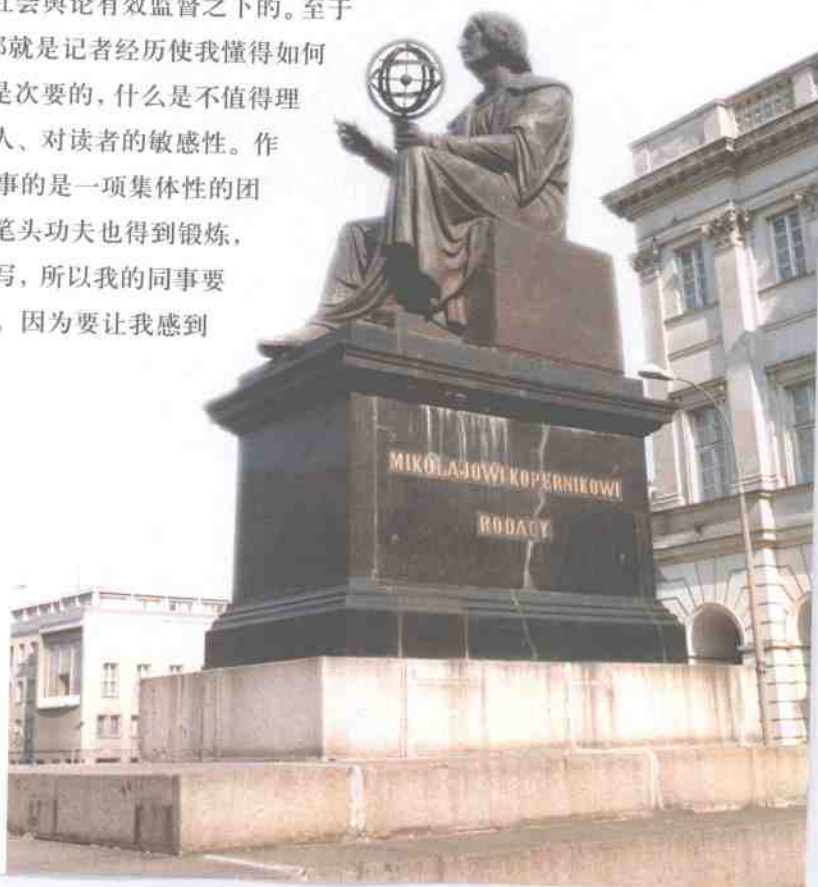
(喜欢广交朋友的克瓦希涅夫斯基，耐力过人，他已成为当今大多数波兰年轻人效仿的榜样。他的朋友们常昵称他为“克瓦斯”(意译为酸)，因为他敢于讲出最苦涩的真实。)

王霄鹏：我知道总统阁下曾经是两份重要报刊的主编，是我们的同行。请问这段新闻工作者的经历对您日后的从政生涯有何启示？

(上一个问题和这一个问题很显然引起了总统的兴趣。他不断发出朗笑声。谈话的气氛明显活跃起来。)

克瓦希涅夫斯基：我非常珍惜担任报刊主编的经历。担任报刊主编必须与政治打交道，一切业务都与政治相关。其实记者这个职业与政治关联向来比较紧密。而做一个记者要比做一个政治家来的容易。做一个提问问题的记者比较容易，做一个回答机智、巧妙的政治家则很难。政治家的活动是受到社会舆论有效监督之下的。至于记者生涯对从政的启示，那就是记者经历使我懂得如何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不值得理会的。另外，加强了我对人、对读者的敏感性。作为一个报刊主编，他所从事的是一项集体性的团队工作。作为主编，我的笔头功夫也得到锻炼，因为许多东西必须亲自撰写，所以我的同事要为我写点东西都十分挠头，因为要让我感到满意十分困难。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不朽名著《天体运行论》冲破了中世纪的神学教条，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念而引起了一场伟大的“哥白尼革命”。这是华沙街头的哥白尼雕像。



王霄鹏：现在还经常动笔吗？

克瓦希涅夫斯基：最重要的讲话都是自己动笔，我觉得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我想说的都能写出来，所写的也就是我想说的，而不是我的工作人员想说的。

王霄鹏：总统以卓越才干拉升了民意指数。支持率由最初的50%增长到70%。我的问题是，阁下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该主要包含哪些素质？

克瓦希涅夫斯基：首先，我认为当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或总统必须要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另外，要想获得成功，我还想补充三个因素。一是勤奋繁忙的工作。如果不是每天、每月、常年繁忙地工作，要想成功是不可能的。二是政治敏感，就是对社会上老百姓的所思所需有很强的敏感性。三是开诚布公，具有开放性。当然，政治家都应该有自己的观点、想法，但是绝不可以故步自封，必须具有开放性。世界一直在变，形势在变，人也在变，必须有开放意识，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关注别国的发展路子。要做好接受讨论、争议甚至批评的准备，有时批评要比鼓掌还有用。当然还要注重选择得力的下属。不过，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老婆。先有好的夫人，然后才有好的同事。当然，这些只是做一个优秀政治家所要具备的素质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王霄鹏：可以说，总统这个职务有些像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我知道阁下工作非常紧张繁忙，那么您是否也有过孤独？

克瓦希涅夫斯基：这个问题问得好。总统，不管是位于金字塔或是其他什么物体的顶端，有些时候会有孤独感。总统必须亲自作出一些重大决定，并为此而承担个人责任。总统不像议会。波兰议会有460名议员，一项议案的通过必定是大部分议员共同意志的结果，因此他们的责任也就分散了。而作为总统，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作出决定，并为此而承担风险。有时候，提起签字笔，我会备感轻松愉快，而有时候则举轻若重，好像举起一把石斧一般。这只是总统孤独感的一个方面。另外，总统所工作的地方就像一个关押囚犯的监狱。作为总统，你必定要受到许多礼宾、安全规定的约束，于是个人的自由以及个人生活的空间就没有了。波兰总统是全体波兰选民选举的结果，既然选



上图1：波兰美人鱼充满了阳刚之气。

上图2：这座苏联援建的工人文化宫还高高矗立在华沙。

上图3：素雅、白净的波兰总统府内的白厅。

我担任总统，我就必须付出一定代价。这一代价我以前也曾经付出过。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能担任波兰总统，这是我莫大的荣耀和巨大的满足。

王霄鹏：一位著名的作家曾如此说过，女人是人类智慧的光点。请问总统阁下，您的夫人，也就是您的光点，给您的人生之路洒下了多少阳光？

克瓦希涅夫斯基：非常多非常多。这个比喻非常好。今年11月23日是我和妻子结婚20周年，妻子这一生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光亮。这20年间，我与夫人一直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她给予我许多，我对她十分满意。我从夫人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一方面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从我夫人那里得到了帮助；另外，作为一个社会人，她也给予我很大帮助。她非常积极地出席社交活动，对残疾人和青少年关心有加。她对我的政治活动也有帮助，我知名度的提高与她的帮助密不可分。

（当我欢乐或痛苦的时候，不要让我看不到您的眼睛。克瓦希涅夫斯基于1979年11月与尤兰塔·康蒂结为伉俪。20年来，无论环境怎么变化，这对夫妻始终相依为命。他曾在多个场合称夫人与女儿是他的第二办公室的秘书。康蒂有文化，有教养，温柔娴雅，了解情况的人都认为，克瓦希涅夫斯基对夫人的赞扬并不过分。）

身着民族服饰
的波兰青年。

